

作家频道

大沽河起伏的沿岸成为叹息一样的段落。我时常独自坐在夕阳西下的草坡上,感受河水自始至终的安宁和温暖。我的青春在那一部分停留下来,张望着未知的未来。未来将去向何方?我沿着河流的方向沉默起来。

很多年过去了。我当然知道那些迂回曲折的探索最后指向何处。1985年的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台风刮来一场大水。我也跑到大沽河边去看水。河水涨得好高。黄红色的大水轰轰地冲过,河的堤岸已经被冲击成一段段獠牙般的豁口,岸边一棵两人环抱的大槐树被连根拔起,还有数不清的柳树顺着河水一去不回。

都说河与海是相通的。那一年12级以上的大台风也在青岛沿海登陆,台风呼啸着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狂风、暴雨、海潮、洪水。栈桥的海水上升到太平路上,马路上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法国梧桐树和电线杆子。

大沽河岸边的农作物大面积被淹、倒伏,青岛沿海滩涂养殖虾池大部分被海浪冲毁。河与海同时在台风肆虐中陷入停电的黑暗。后来,救险人员冒着大风大浪,跳到齐腰深的水里,抢险救灾。他们给大沽河沿岸的灾民带来许多物资。我还记得,他们在灾后重见的日出光芒里说他们是青岛来的。他们还传递来一个崭新的词汇叫做唇齿相依。也是这一年,游荡不定的大沽河经过河床整理稳定下了她的河道主流位置。

太阳沉到玉米地后面,黑夜已从河边跨到了村庄。等到第二天黑夜消散,从这个白天到那个白天的等待是叙述里流动的时间,如同河水抚摸岸边的石头一样,温柔持久,细水

奔流到海

邢琴

插图
阿占

长流。我的等待就这样不断消失和不断来到,然后就到了2003年。

2003年,我本可以不来。小县城的日子本也是一派愉快的时光。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正如同急切奔流着的大沽河融入广阔无边的大海深处。

不仅仅是我,许多远道而来的人,有的翻过太行山从山西来到山东,有的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南边,有的从大西北咬着拐弯儿的普通话一路拧巴着。他们来到北方开始在饮食上熟悉玉米和麦子的味道,对他们来说,大海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为了梦想他们以想象中的画面为目标,沿着各自家乡门口出发的小路曲折向前,进入远方的大路,大路朝天,延伸着指向大海。

当我真正成为青岛人,我开始习惯了将河边漫步改为海边远眺;当我真正成为青岛人,我开始习惯了将路边野餐改为沙滩野餐;当我真正成为青岛人,我开始习惯了

将大沽河的草鱼口味转换成初春的头茬开凌梭;清明节前的鲅鱼饺子、清明节后肥大多膏的虾爬子,盛夏的八带和扇贝,秋天的石夹红和梭子蟹,还有,冬天熟练地撬开海蛎子。

当我越来越青岛化,我口音里的海水味儿开始越来越重。很多新移民像我一样找到一个本地土著,扎根下来;或者两个天南地北的异乡人结婚买房子,将家安顿下来。大家的后代成为了青岛新一代。

如今,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生机勃勃地在腥咸的晨雾里时刻眺望着大海。他们坚定而勇毅,远比我们更加目标明确,他们让思想独自行,伫立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水之间表达着自己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意。每一个走向大海的人都会以爱为开端,每一个人的等待并不是等待的开始,每一个人的等待也不会成为等待的结束。这是我从大沽河的一滴水 and 大海的一层层波浪中看到的无休无止以及生生不息。

卖豆腐的女人

纪蕾娜

生活故事

我家附近的菜市场有个豆腐摊儿。干净的竹笼里,餐布洁白如雪,老远就能闻到浓郁的豆腐香。那豆腐做得如同晨光下的初霜,宛若凝脂。

摊主是个中年女人,微胖,皮肤泛光,腰间系着条蓝花围裙。乍一看,有点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母亲说喜欢吃豆腐,经常光顾她的摊子。我家餐桌也多了道豆腐宴。蘑菇炖豆腐、鸡蛋煎豆腐,豆腐炖鲫鱼、豆腐鸡汤。母亲俨然成了一个超级大厨,麻婆豆腐做得颇具特色。她炫耀说:“这道菜,特色在于麻、辣、烫、香、嫩、鲜,六个字缺一不可!”邻居们扎堆儿的时候,母亲嘴里总少不了提到女人的豆腐:“她的豆腐又嫩又滑,别说炒肉炖鱼,就是淋点酱油生吃,保准没个够!”有人戏谑她是摊主的托儿。

母亲每次去买豆腐,都会令女人心生欢喜。可她万万没想到,竟为买豆腐,窝心了好久。

一个周末的早晨,自由市场上人头攒动。清澈的阳光照在女人的脸上,她忙活着,额头上沁着细汗。身边围满了食客,母亲挤过去,眼见一笼豆腐卖去了大半,便有点急,生怕抢不到,于是二话没说,掏出五块钱朝女人一晃,然后,丢进她的钱盒里了。“给我留一块!”说罢,就跟旁边的人聊天去了。

等女人稍闲,母亲才去拿她的豆腐。女人将豆腐递给她,母亲推车要

走。女人突然喊了声:“大姐,你还没给钱!”母亲一愣:“什么?”连忙说了事情的经过。女人蹙着说没给,母亲气得脸变了色。母亲怒火冲天,女人满脸愠色。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话音越来越高。渐渐地,唾沫星子四溅,引来不少看热闹的闲人。此时,母亲看到了女人旁边那个卖凉粉的男人,如同得到了救命稻草,满心希望他给做个证。男人眼珠骨碌着,面对母亲的请求,连声说他没看见。

男人又唠叨了些啥话,母亲没听清。她只觉四周的目光都在蔑视她,似乎自己成了说谎者,或者说是一个贼!她脑里一片空白,渐而晕眩起来。她只想快点离开,手哆嗦着,又掏出五块钱,屈辱地朝“阿庆嫂”掷过去。

母亲很是委屈:“我当时是气糊涂了,咱一辈子从不做昧良心的事,到哪都经得住打听,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从此,母亲仿佛聚了心病,茶不思饭不进,人消瘦了许多。我和父亲苦无良策,除了语言安慰,再无其他有效的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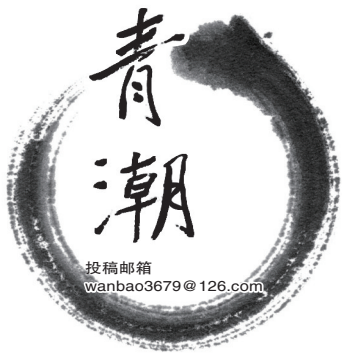
我害怕母亲变成了祥林嫂,换着思路给她分析:“细想想,那女人可能是真忘了。不然,她不会因为这小钱跟你闹翻。要说你生气的根源,就是那卖凉粉的男人,贼不是东西!”

转眼到了秋天,母亲似乎释怀了。那恼人的一页,终于翻篇儿了。忽一日,她的好友来访,说话间,从兜里掏出五块钱说:“市场上卖豆腐的……就是那个女的……”好友接着说:“她本想自己给你的,但一直再没碰到你。我说你住在这里,她又不好意思来!就托我一定把钱交给你!还说对不起你,冤枉你了!”

原来那个卖凉粉男人讨好卖豆腐的女人,私下里说了实情:“她确实付过钱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可你俩起了争执,关键时刻,我不能反悻翅膀往外打……”没容凉粉男说完,女人怒冲冲地对他吼道:你怎么能这样?这不是钱的事,多少钱也买不着个好名声!

那一刻,母亲的脸色终于晴了。一个阳光初照的清晨,母亲洗漱完毕,去了那个久违的市场。她计划着再买女人的豆腐,再嗅嗅那熟悉的香味,好好跟她唠唠嗑儿。一块小豆腐,能看清一个人的清白!不打不相识嘛。

母亲骑电动车到了那女人的豆腐摊,却未见女人出摊儿。她顺着市场转了一圈,也没见踪影。有知情者说:“你说那女人啊!有半月不在这卖豆腐了。她到底去了哪,说不清楚。我还想吃那卤水豆腐,也寻不着她了!”



城市秀场

闪光的石头

宇丹

天气炎热,行走路边时,看到一枚灰色的鹅卵石。其表面许多点状物,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璀璨无比。

于是,便拾起放办公桌窗当个饰物,没事瞧瞧,也换个心情!毕竟比起刻意而为的艺术品,这枚鹅卵石品性天然,似乎也寓意简单。换句话说,只要看到它就会得以提醒,凡事须量力而为,不复杂看待事物,即使再难也要看作简单,这样做事才可游刃有余。

不惑之年刚过,想逐渐筹划后半生。毕竟年轻是资本,中年必将过道“坎”。因有写作技能傍身,并不存在三十五岁的限制,不过近日,试水文字职场却遇了“冷”。不知是年龄缘故,还是因标注在职,其余相关职业还好,但专职的文字职场却未泛起一点儿涟漪,让人揪心。

未有联系,没有笔试试,显然并非实力而为。毕竟之前发布,很快得以回应,通知面试应接不暇。此番状况着实令人诧异!多年撰写经验,没有用武之地,真是这般么?更奇怪的是,许多文字岗位附加了图片设计及视频剪辑的技能要求。换句话说,这是三个岗位的活,现在却要“三合一”,本以为是特别情况,可看了好几处皆如此。

从事文字工作已有二十年,这样要求并未常见。或许这是时代变迁,要求岗位多会技能,这是好事,但博而不专,并非幸事。毕竟时间有限,相同的时间,只做一件事,和分开精力做三件事,总会有差别。

以创作为例,虽然有半小时写千字的能力,但是与三小时写一篇的品质,还是有大差别。毕竟用心在那,细细打磨远比快速成品要好。当然,既然大多数均有这样要求,存在即合理,需要完善技能,这也有备无患。

只不过试水百余却无相关反应,这定有大文章。记得多年前,即刚迈过三十五岁的“坎”,曾面试一家地产广告。其面试主管问是否有自己开广告公司的打算?便回问,为何这样问?她诚心坦言,现在这个年纪逐渐迈入中年,经验足的话,可以自己开公司,没必要再给企业打工。

她还说,这边虽可以录用,但你既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又要照顾年迈的老人,没法像年轻人那样经常加班,最后肯定还是得离开,所以需要提前规划后半生的事业。当时听了这话,很有触动,不过凭着技能傍身,还是找到一份相对稳妥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可如今,经济形势有了变化,企业发展受限,又得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试水职场后,相关岗位毫无回应,反倒是直播、客服、运送类的岗位主动抛来橄榄枝。琢磨了几日,觉得文字技能不能丢,但可以另辟蹊径,寻找编剧及管家等职场新方向。是否合适,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瞧着这枚闪光的鹅卵石带来的启示,心也澎湃起来。未来虽不可知,但唯有拼搏才会精彩。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